

● 作者/Michael P. Ferguson ● 譯者/田力品 ● 審者/林政龍

勿斬信使： 喚醒集體盲從的迪摩西尼與

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Demosthenes, Churchill, and the

取材/2018年第3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3rd Quarter/2018)

雅典政治家迪摩西尼與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共同處在於，其諍言皆不相容於當時的世俗觀點，甚至被貼上好戰分子的標籤。如今安全情勢變化快速，國家安全危機更甚於以往，決策者應以史為鏡，排除傳統思維的限制，突破集體矛盾產生的安全幻覺。

每一場戰爭都是反諷，因為每一場戰爭結果都比預期的還糟。

福塞爾(Paul Fussell)，《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現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37年，當希特勒(Adolf Hitler)違反《凡爾賽條約》急速擴增其步兵師時，一位英國下議院議員為英國當時正在執行的裁軍政策實施辯護並宣稱，對一個有效率的世界體系而言，「囤積重兵」是一項非必要的政策。¹ 他的其他議員同僚們也一致呼應此想法，並堅決認為希特勒的獨裁政權正逐步瓦解。² 這樣的論點並非是出於無知，而是出自於一種共識盲目。儘管當時有壓倒性的擴軍證據與裁軍政策相左，然而在那個年代英國下議院的一些象徵性政

治言論，並不去理會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所提出的預警，反而將之視為好戰言論。³ 邱吉爾面對這些抵制時，更一度把自己比喻為雅典的迪摩西尼(Demosthenes，西元前四世紀演說家及政治家，生於西元前384年，卒於西元前322年)，而把希特勒比喻成迪摩西尼的對手，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生於西元前382年，卒於西元前336年)。⁴ 藉由對這兩位歷史人物的大致瞭解，吾等可以發現，迪摩西尼就像邱吉爾一樣，在挑戰中勇往直前，以致將他推向國家政治圈的邊緣。

邱吉爾

Consensus Delusion

1943年1月，在法屬摩洛哥卡薩布蘭卡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期間，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兩人合影於總統別墅花園。

(Source: USN/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令人遺憾的是，迪摩西尼與邱吉爾史無前例的故事情節，足以證實過去所發生那一段長久以來不為人所道的歷史，即那些將捎來壞消息者予以邊緣化或者遷怒的現象，仍然延續到二十一世紀。歷史學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2003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的《奇襲、安全及美國經驗》(*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乙書曾言及美國在歷史上受到奇襲的這種現象。加迪

斯在書中曾提出了一項值得注意的格言：「面對危險的方法，並不會因為僅僅其所帶來的不便，而不加以考量。」⁵ 實際上，像迪摩西尼和邱吉爾這類具明察秋毫洞察力的人，其觀點或許讓許多同儕心神不寧，但提出這種令人不安的觀點，當事人其實是要付出不少代價。

正當聯合部隊持續在漸趨複雜的全球安全環境中精進其戰略時，若將迪摩西尼與邱吉爾留給世人的精神財富列入戰略

思維中，或許可協助決策者預見並排除傳統思維難以想像的威脅。基此，為了追求此一目標，吾等在鑽研戰爭史上兩位著名人物過去所經歷不平事件之前，首先須探討常遭誤用的專門名詞，也就是「好戰分子」(warmonger)一詞，並擷取近期與其關係最密切之經驗教訓，諸如來自伊朗所構成的威脅。

好戰分子及惡意煽動者

歷史上對國防事務有先見之



明的思想家都有其一定地位，但他們卻不見得能融入於同時期的人。當迪摩西尼與邱吉爾努力十餘年喚醒沉睡已久的國家從事武裝時，貶抑之聲四起；就如同迪摩西尼因為懷疑腓力二世的意圖，而被亞里斯多德貼上「惡意煽動者」的標籤。⁶ 早在1924年，當邱吉爾公開表達對德國戰後政治氛圍的憂心時，邱吉爾也遭受與迪摩西尼相同的待遇。⁷ 本文評論這兩位歷史人物的特別之處，是他們相隔千年且相似度又如此之高，他們絕非歷史上的少數。實際上，對國防事務先見之明的嘲弄行為早已深植於西方世界，從七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乃至整個冷戰期間，甚至當今的反恐戰爭，都依舊可見到這樣的嘲弄行為。⁸

這些「盲點」出現的時間，通常在持久戰或戰事趨緩之後，以及國家在經濟不穩定期間，因此不論實施攻擊的軍事行動或維持強大的防禦作為，對於受到戰事及經濟蕭條所擾的人民而言，鐵定不會受到歡迎。雅典與大英國協都曾遭遇過這些狀況。到底是甚麼原因促使提

出警訊的迪摩西尼與邱吉爾，被同儕扣上好戰分子的帽子。現在以當時的環境來看這些指控，會顯得可笑且不理性，但在這兩人個案裡，導火線卻是傳統思維的問題。

在迪摩西尼的年代，腓力二世以民族解放者的姿態，進入每一個城市，耗盡當地政府資源，最後奴役人民。⁹ 在西元前四世紀中葉的大部分年代，腓力二世征服了雅典周圍各個城邦，於此同時，他亦向雅典的人民會議(*ecclesia*)保證，雅典並未在其規劃的帝國版圖中。當時只有迪摩西尼對此項保證抱持存疑態度，但他的政治家同儕們，卻對腓力二世所開出的空頭支票深信不疑。同時，人民會議議員停止對雅典海軍的糧餉給與，派遣不可靠的傭兵從事地面作戰，甚至退出對國外的投資，希冀藉此避免軍事上的紛擾。雅典當時是希臘社會進步的一盞明燈，但迪摩西尼的忠告聽起來像是發牢騷，而與當時的世俗觀點格格不入，卻與雅典的戰略和政府財政息息相關。¹⁰

邱吉爾對於希特勒的和平意

圖抱持懷疑態度，同樣也是有跡可循。1938年，在希特勒掌權後第五年，相較於英國當時僅有六個師，德國陸軍已由七個步兵師擴張到令人震驚的四十六個步兵師。¹¹ 更重要的是，駐德之美國及英國情報員都曾對猶太人、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大量屠殺，以及設置可以容納五千人的集中營等事項提出報告。¹² 英國當局依舊無視於這些情報報告，而德國更是明目張膽地違反凡爾賽條約，然而英國國會議員們卻在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帶領下，完全忽視邱吉爾所提加強軍備的忠告，並且屈從於希特勒的要求。¹³

檢視迪摩西尼和邱吉爾的演說與著作，不難發現他們所要傳遞的訊息皆一致，並都著重三項失誤：一、制度性的忽視戰備；二、一個被內政議題及空洞浮誇之詞侵蝕的政府；三、未能善盡共同義務而存在盟邦間的不信任。迪摩西尼與邱吉爾在緊要關頭所發起的一連串行動陣線，首在解決這三項失誤，因為在他們眼裡，如不加以改正，對國防而言將是重大災難。

一個老舊殘破的國家

迪摩西尼與邱吉爾非常了解戰爭的恐怖及強大國防的必要性。他們兩位都曾穿過軍服——迪摩西尼年輕時是一位海軍艦長，邱吉爾則是一位騎兵軍官並曾經歷波爾戰爭(Boer War，編按：又稱南非戰爭，共計發生兩次，是英國與南非波爾人之間的小規模戰爭)，不過兩人的經歷與裁軍共識並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張伯倫以抵制英國軍力擴張事蹟而享負盛名於政界。他曾斷然拒絕空軍戰機需求及海軍對船艦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曾讓陸軍裝備處於老舊殘破的時期。¹⁴ 即使早在1935年希特勒宣告自己成為德國最高統帥而裁撤國內所有新聞機構，英國仍毫無警覺在次月持續執行其裁軍政策，甚至在前一年減少70萬英鎊後，當年再度削減34萬英鎊的空軍軍備預算。¹⁵ 張伯倫在政壇上的不幸遭遇或許家喻戶曉，但鮮為人知的是，雅典時代的政治家歐布洛斯(Eubulus)，亦執行相同的政策，因此張伯倫可說是他的分身。當腓力二世在快速擴張其在鄰國影響力的同時，歐布洛斯亦抵制雅典的軍備預算並贊同孤立主義者政策。¹⁶

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曾描述，

即使當年希特勒宣告自己成為德國最高統帥，英國仍毫無警覺持續執行裁軍政策。

(Source: Wiki)





西元前四、五世紀時，雅典對雄偉建築及都市發展的重視，勝於國防軍力建設。¹⁷ 他同時亦強調雅典是希臘第一座「放下武器並轉換成一種更為優閒安逸生活形態」的城邦。¹⁸ 這樣的結果是，雅典對於它的海軍實力過於自信，同時倚賴傭兵來達成軍事目標。這種安全錯覺導致雅典迷戀於內政上的安逸，同時有意地忽略軍事戰備。

正因如此，雅典將其年度盈餘挹注到歐布洛斯創立的理論基金(theoric fund，編按：該基金主要用於補貼參加戲劇或其他公共節目的經費)，也就是把這些錢花在為社會弱勢階層提供劇場表演及宗教服務用途上。¹⁹ 由於當時宗教及其神聖不容置疑的性質，以致這些經費是不容世俗政治所干涉。任何膽敢建議挪動理論基金到軍需基金(stratiotic fund，編按：雅典人民會議中專門指定用於資助軍費的基金)，都會被起訴並以非法提案定罪。²⁰ 迪摩西尼經常呼籲重視雅典防衛軍力的不足，並建議革新以改正國防缺陷，但這些建言仍一再被

忽略。²¹ 在雅典軍隊的戰鬥效能逐漸由停滯降到萎縮狀態之際，反觀腓力二世仍持續四處興兵，他的戰略視野不斷開拓，同時亦形塑其戰術能力。

邱吉爾所處的英國，裁軍概念最後變得如此盛行，而張伯倫在面對裁軍政策時，他對裁軍提案的支持，甚至都不用過目。²² 英國與雅典皆沈溺於一種系統性的安全幻想之中，這是因為內政上的考慮及伴隨著政治煽動性的言論，導致這類幻想持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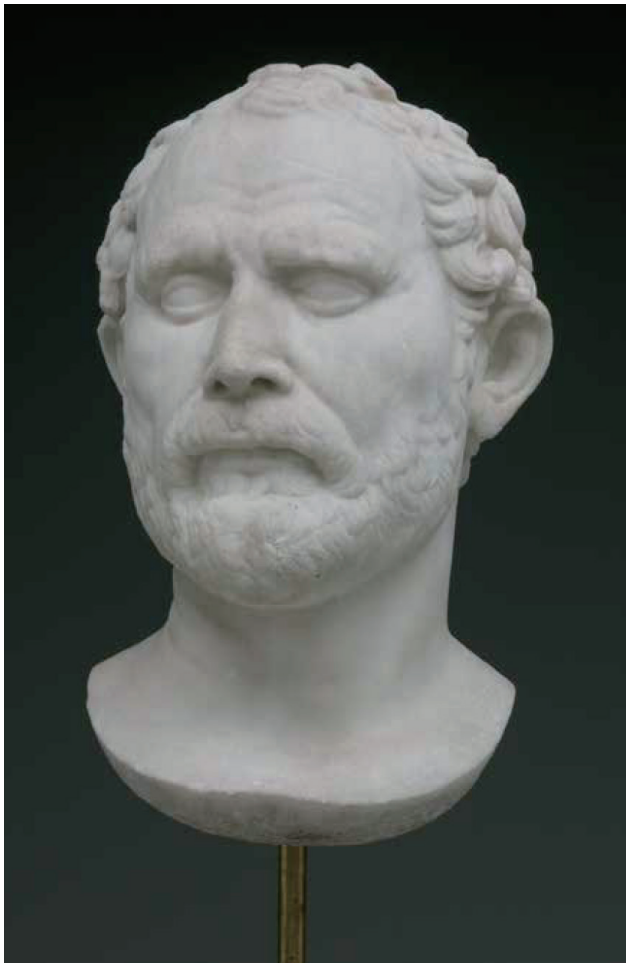
陳腔濫調與不實虛幻

儘管政壇對手對迪摩西尼和邱吉爾有所指控，但兩人皆主張避免升高緊張情勢並支持盡一切可能從事外交往來。因此，就傳統觀點而言，他們不應被稱為好戰分子。²³ 他們只是竭力主張國家軍備應該復興，並再三確保對盟邦的支持，但在其同僚眼中即便這些慎重的提議，仍被視為過於強硬。邱吉爾經常對他的挫折感到生氣並固執地表示，「戰爭是如此恐怖，因此任何宣示或公開演說反對軍備，都會受到歡迎，即使其內

容只充斥著陳腔濫調與不實虛幻。」²⁴

眾人也許會諒解邱吉爾粗暴的個性，那是因為他能導正錯誤並承擔如此艱鉅的任務。有超過十年的時間，他的同僚責備他是個瘋子，只不過因為他有敏銳的觀察洞悉。例如，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因堅持法國的裁軍對歐洲安全具有重要性，就把邱吉爾的恐懼貼上「異想天開的荒謬」。²⁵ 再者，張伯倫與他的同道對社會責任仍覺得有所虧欠，例如失業率、貨物出口量，以及來自1931年經濟崩潰的復甦，以致對邱吉爾類似這樣輕浮的批評，便不假思索拋了出來。²⁶

西元前四世紀，雅典亦面臨類似的問題。當時雅典正從多場戰爭中走出來(同盟者戰爭[西元前357至355年]及第三次神聖戰爭[西元前356至346年])，並經由借貸使財政上不再隔絕於波斯帝國之外。²⁷ 腓力二世與希特勒都藉由鎖定不願交戰且不可能備戰的國家，並針對這些問題弱點從中獲利而聲名狼藉。如同迪摩西尼所言，「腓力二世主要攻打那些因內



迪摩西尼的大理石頭像。創作者：希臘雕塑家波利烏克圖(Polyeuktos)西元前280年作品。

(Source: Courtesy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部意見不合而衰敗的國家，以及因為互不信任而無人願意站出來保衛疆土的國家。」²⁸

迪摩西尼洞悉了這個傾向並相信雅典充斥著生活優越、幸福及社會福利，因此雅典人民安逸慣了，這也促使腓力二世藉此累積權力。²⁹ 西元前341年，在迪摩西尼第三次斥腓力二世篇的演說中，他描述現今稱為灰色地帶(Gray Zone)的概念，創造了馬其頓和雅典之間的和平幻影，「這

就是腓力二世以他奢華的花費所買到的：也就是他正在與你作戰，而你卻不與他作戰！」³⁰ 迪摩西尼知道，當腓力二世在西元前344與342年之間夸談和平的時候，他其實正為戰爭鋪路。³¹ 迪摩西尼與邱吉爾皆有共同的結論，只有盛大的盟邦，才能把他們的國家，從目前的紙醉金迷中解救出來。

讓他們自己面對宿命

雅典、斯巴達及底比斯，都是希臘當時的領導城邦，也都因為下列的原因而衰弱不振：數年的內訌與脆弱的盟邦關係，而迫使雅典的將領必須掠奪盟邦的土地，才能籌建軍隊。³² 西元前五世紀，當野蠻人攻擊雅典和斯巴達時，雅典人便放棄他們與斯巴達之間的同盟關係，飛奔回他們的船艦，獨留斯巴達清理這場混亂。³³ 這樣的場景持續發生，如同迪摩西尼在西元前351年，第一次發表斥腓力二世篇的演說中清楚說道：「雅典只要是大節慶總是準時舉辦，但面對那些被圍困盟邦的軍事支援，卻總是太少太晚！」³⁴ 他的結論強調希臘各城邦彼此之間的互不信任：「大家都在拖延時間，而且持續衰弱，同時對其鄰國皆投以懷疑的眼光，彼此間互不信任，卻都不去懷疑正在侵犯我們的那個人，也就是腓力二世。」³⁵ 諷刺的是，雅典還曾派遣大使去批評斯巴達以及他們的好戰文化。³⁶

雖然邱吉爾「極為討厭」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但如果布爾什維克黨願意共同抵抗希特勒，邱吉爾則願意與之結盟。³⁷ 但是雅典歐布洛斯作法卻是切斷外國援助，並加強根深蒂固的

政策，特別是在西元前355年盟邦之間的戰爭後。³⁸ 西元前346年，當福西斯(Phocis)城邦向腓力二世投降時，雅典極其不願履行兩個城邦間的忠誠誓詞。³⁹ 雅典的這項背棄接著也發生在西元前349年及348年間，腓力二世先後掠奪並奴役哈爾基季基(Chalcidice)及奧林所斯(Olynthus)之後，而這也成為腓力二世決定對雅典征戰的轉捩點。⁴⁰ 迪摩西尼甚至一度尋求與波斯結盟來共同對抗腓力二世，但最終仍未果。⁴¹

雅典與福西斯之間的忠誠誓約，就類似邱吉爾支持英國與波蘭間外交關係的約定，該項保證明定如果波蘭遭受攻擊，英國將支援波蘭抵抗。但是當希特勒入侵波蘭後，張伯倫卻對履行這項保證猶豫了，反而尋求與德國總理進行會議以解決問題。⁴² 當英國在1938年呼籲建立一個對抗希特勒的歐洲同盟，邱吉爾當時對於和平的期望，早已不像以前一樣如此樂觀，他說道：

如果在1938年英國能夠建立歐洲同盟——相信我，現在也

許是做這件事情最後的機會了——那麼我認為，即使是現在，英國或許能阻止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姑且讓那些拒絕此一提案的人去認真審視，英國將會面臨什麼，如果其他所有的東西都丟給了狼群，英國留給自己的就只有獨自面對宿命了。⁴³

結果為何

迪摩西尼與邱吉爾都向他們的同胞做了最後的呼籲：迪摩西尼以第三次斥腓力二世篇的演說向雅典人呼籲；邱吉爾則以1939年的著作《步步逼近：

1936至1939年》(Step by Step, 1936-1939)，一本個人撰寫報紙評論及文章的合輯，向英國人展示納粹威脅的演進過程。就像在1938年德國入侵奧地利之後，英國人民對邱吉爾的支持劇增；而雅典對迪摩西尼的支持度增加，則在西元前340年腓力二世攻打拜占庭(Byzantium)時，隨即促成希臘各城邦的結盟。⁴⁴ 然希臘各城邦雖因結盟而戰力提升，但最終仍無法阻止腓力二世的進攻。⁴⁵ 西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在維奧蒂亞(Boeotia)的喀羅尼亞戰役(Battle of Chaeronea)一舉擊潰



1938年9月29日，前排由左至右依序為：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德國總理希特勒、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以及義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Count Ciano)齊聚一堂準備簽署慕尼黑協議。(Source: Courtesy German Federal Archive)

包括雅典在內的希臘聯軍，雅典從此喪失獨立的地位，緊接著一道逮捕迪摩西尼的命令亦在隨後發出。⁴⁶ 雅典的智者聖賢迪摩西尼因此逃離家園，寧可孤獨地服毒自盡，也不要落在馬其頓議會手中而面對羞辱和死亡。⁴⁷

1939年的倫敦，許多重要的思想家已開始從沉睡的心智中覺醒，並認同「英國虧欠邱吉爾許多道歉。」⁴⁸ 基於許多理由，幸運之神對邱吉爾微笑，雖然他頑強的意志，不足以避免戰爭，但卻可使英國免於遭受併吞的可能。歷史學家雖仍就希特勒是否有能力征服全歐洲而持續爭辯，然大部分人都已明瞭希特勒願景所帶來之危機已漸漸逼近；就如同他們質疑雅典的戰力能否對抗腓力二世，即使雅典在西元前351年時就採納迪摩西尼的政策。⁴⁹ 連當時美國駐英大使甘迺迪(Joseph Kennedy)都相信，如果希特勒開出投降的期限，英國最遲在1939年將走上談判桌。⁵⁰ 其他人則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邱吉爾一位密友在1940年評論道：「即便會失去法國和英國，



伊朗好戰且極端的傾向，迄今仍不斷公開宣示主張摧毀美國。(Source: Wiki)

邱吉爾的精神仍是不屈不撓，他認為邱吉爾仍然會獨自與那一群支持者長期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⁵¹ 英國最終能在雅典失敗處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應歸功於邱吉爾堅定不移的決心、縱橫捭闔的能力，以及毫不矯情的言論。

現況將如何變化

在一個日趨多國參戰的環境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裡所凸顯的重點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先是大聲疾呼鼓勵歐洲裁軍，因此說服法國屈從希特勒的要求，但在這項安撫之後沒多久，希特勒便對法國提出要求投降的期限。⁵²

吾等必須認知，國際間的共識，常常不見得是個別國家的最大利益，有的時候，個別國家的利益和國際間共識的利益，彼此衝突，而現在這種情形更勝以往。

對國防事務的先見之明，也是一項爭議。迪摩西尼把他的不滿指向一個他認為是制度性保守的政府，只會被動反應腓力二世的行動卻無法預判先機，因此遂將雅典置於腓力二世指揮之下。⁵³ 西方世界迄今仍掙扎於軍事備戰的相同挑戰之中，包括理論與真實之間的鴻溝，以及盟邦關係的維持，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⁵⁴ 吾等若把這些觀察運用在最近的國



際情勢上，便可凸顯出許多令人關切的事項。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伊朗長期以來暗中破壞西方結盟，同時也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瓦解西方強權間的軍事優勢。⁵⁵ 伊朗被認定為美國的敵對國家，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伊朗不僅運用資訊作戰及煽動言論，更加上該國好戰且極端的傾向。除不斷公開宣示主張摧毀美國，伊朗在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中，其武裝叛軍旨在扮演破壞顛覆的角色，同時也僱用傭兵對抗在伊拉克及其他戰區的聯軍。⁵⁶ 過去十七年間，伊朗也涉及對聯軍使用最為致命的武器之一——「爆炸成形彈頭」(explosively formed projectile, EFP)並造成將近二百名美軍在伊拉克陣亡。⁵⁷

縱使交惡關係持續發展，但許多人已淡化伊朗威脅的嚴重性，並堅持主張締結友好外交條約，將可平息對峙情勢。⁵⁸ 雖然以同樣樂觀的想法也能使資深官員注意到伊斯蘭國初期的威脅評估，⁵⁹ 但伊朗的核武潛力在未來衝突中所能投入兵力及

其教養主義所能激發的動能，愈發使得伊朗成為一個全球安全的威脅。⁶⁰ 柯恩(Eliot Cohen)在最近著作中認為美國與伊斯蘭共和國間現存已失效的2015年核子協議，對於防止伊朗獲得終將引爆中東地區核武競賽的武器而言，幾乎毫無作用。⁶¹

雅典與馬其頓之間變化複雜的關係，一如現今的美伊關係，許多年來，雅典與馬其頓從事著危如累卵的遊戲，包括無效的和平協議及政治博奕，最終使腓力二世獲致權力，同時許多雅典人民仍陶醉在一股無動於衷的安逸氛圍中。一股來自伊朗愈來愈有影響力的危機，正因最近伊朗授權民兵在伊拉克境內作戰，以及可能在葉門與敘利亞建立海軍基地的議題而再度被放大。⁶² 根據伊朗少將巴加利(Mohammad Bagheri)表示，這些海軍基地遠比核武技術重要。⁶³

西方軍事與情報領袖都相當關注伊朗茁壯成為區域強權所帶來的影響，但此等預警大都未特別受到關注且均未啟動任何明顯的戰略調整。⁶⁴ 即使伊朗扣押美海軍兩艘攻擊快艇

並利用艇員錄製宣傳影片，美國仍然尋求與伊朗維持友好關係。此舉就如同西元前348年腓力二世掠奪奧林所斯並利用雅典戰俘作為協商的籌碼一樣。⁶⁵ 伊朗與西方世界這層關係，以及迪摩西尼與邱吉爾所處的類似狀況，足以提供在複雜環境中更多以傳統務實國防為中心的學術研究。

然而，對於伊朗領導中東強權集團的可能性而言，問題並不止於此。美國在連續三年裡對於俄羅斯成為重大地緣政治威脅的看法，從2012年的一笑置之，乃至當前成為從冷戰高峰以來美國最嚴重的現存威脅。⁶⁶ 鑑於俄羅斯外交政策利益及追求這些利益的手段未曾改變(數十年來，俄羅斯不斷侵犯他國領土並從事資訊戰)，因此這可說是一眼睜睜的案例：在一個被厭戰及致力經濟復甦所束縛的政治氛圍中，不論被動或主動，都體認到威脅的存在。⁶⁷

戰爭的悲慘已歷歷在目，所以不論迪摩西尼或是邱吉爾都不會希冀有任何武裝衝突。相反地，他們尋求以聯盟形式及強化戰力的方式遏止戰爭，並



座落於希臘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的馬其頓王國腓力二世紀念雕像。

(Source: Tilemahos Efthimiadis)

讓敵國瞭解把戰爭作為追求政治目標的可行性選項，將是不智之舉。明智審慎的安全威脅評估，輔以軍事力量作為嚇阻衝突的戰略手段，而不是以衝突手段相互抗衡，這種方法在識別、準備及防範國家安全的合

法挑戰上，並不失為一個牢靠之道。

結論

歷史上重大社會與政治動盪的發生，通常都是因為對於現存威脅的集體矛盾心理。英國

歷史學家霍恩(Alistair Horne)把這種對威脅渾然不自覺的情況，認為是一種戰略傲慢的態度，這種情形通常是伴隨著勝利而來，但事實上可能不止於此，反而更為無所不在。⁶⁸ 迪摩西尼與邱吉爾都提到一種對於安全的持久幻覺，而這類幻覺使得他們的國家逐漸對國家安全漠不關心。這種幻覺在人們心中成為一種不變的事物，不論時間或社會的變遷，均不會受到拘束。這種幻覺特別發生在戰後的首要國家，或者歷經經濟繁榮後下跌的國家，特別有其影響力。

本文雖然舉雅典的國防並以迪摩西尼作為案例，而雅典覆亡的主要原因係由於安全的假像，造成政府資源運用優先順序失調，以及腐蝕的盟邦關係。另外，一群對國家安全毫不在意的民眾，以致太晚覺醒而無法團結希臘，共同逐退腓力二世的大軍。邱吉爾的成功大部分應歸功於其足以撼動人心的敘事，並從中展現了堅定決心、戰略時機掌握，以及建立盟邦的務實手段。邱吉爾的權勢職位則提供了額外的優勢，而這

也是迪摩西尼所未能擁有的。同樣地，由於先進的傳媒科技，使得邱吉爾的主張比雅典時代更為快速讓更多人知道。但是不願意正視納粹德國與馬其頓王國所形成的威脅，並非科技或政治的問題，反而更是一個文化上的問題。縱使手上握有壓倒性的證據，人民及其代議士，仍不願意承認

腓力二世或納粹為國家安全的威脅。其結果是，這些真正的威脅被認為不具威脅，只因疾呼威脅的人，已經被貼上好戰分子的標籤。

迪摩西尼與邱吉爾為世人所留下的努力及堅持，反映了武裝衝突最原始且持久的特質。雖然打仗所使用的武器將會改變，有時甚至變化劇

註釋

1. John Keegan, *Winston Churchill*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2), 118.
2. Ibid.
3.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Prophet of Truth, 1922–1939*, vol. 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6), 445, 494.
4. Ian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3–344.
5.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
6. Charles Darwin Adams, *Demosthenes and His Influence: 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1963), 98. 亞里斯多德是腓力二世的朋友，同時也是腓力繼承王位兒子亞力山大的忠告者。他認為迪摩西尼是好戰分子，see Jeremy Trevett, ed., *The Oratory of Classical Greece: Demosthenes, Speeches 1–17*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1), 53–55.
7. John Lukacs, *Churchill: Visionary, Statesman, Histori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邱吉爾也解釋為什麼任何揭露直言不諱的真實，會被認為好戰言論。See Gilbert, 445.
8. 例如十八世紀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冒險主義時期，對拿破崙的批評常被標上危言聳聽者。See Roger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The Organization of Victory, 1793–1815*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3), 70. 近期例子是一位聯邦調查局幹員歐尼爾(John O’Neil)因其危言聳聽的預測說法而遭解聘，因為他早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就已注意到蓋達組織和賓拉登。See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296–297, 350.
9. Ian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Routledge, 2000), 75–76;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113–114.
10. Trevett, 8.
11. Keegan, 116–117.
12. Gilbert, 446–447, 485.
13. 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例如建造飛機，同前註，頁488。英國同時也允許德國修改凡爾賽條約，建造潛艦和徵召部隊。See Keegan, 116.
14. Ibid., 115.
15. Gilbert, 457.
16. Ian Worthington, *By the Spear: Philip II,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cedonian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8.
17.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ed. Walter Blanco and Jennifer Tolbert Roberts and trans. Walter Blanco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8), 7.
18. Ibid., 5.
19. Trevett, 9;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89–90.
20. Appollodorus of Acharnae在西元前348年被判有罪。See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56.
21.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87;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47.
22. Gilbert, 463.
23. 迪摩西尼支持所有與腓力二世的和約。See Worthington,

烈，但操作那些武器的人仍與二千三百年前雅典人民議會一樣，受到同樣的瑕疵判斷所影響。不要只因信使所帶來令人緊張的話語就本能地責備他，或許非傳統的戰略評估值得更廣大的聽眾聆聽。就怕到時候，那些聽起來像是好戰言論的話語，也許實際上是拯救整個大陸的理念。

作者簡介

Michael P. Ferguson 陸軍中尉，現任荷蘭布里斯姆盟軍聯合司令部 (Allied Joint Force Command Brunssum) 作戰暨情報副參謀長侍從官。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 Demosthenes*, 58–71. 直到1939年，邱吉爾也同樣尋求與希特勒談判，甚至和他會面了幾次。See Keegan, 124.
24. Gilbert, 445.
 25. *Ibid.*, 461.
 26. Keegan, 113.
 27. John Buckler and Hans Beck, *Central Greece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2–223; Trevett, 9; Adams, 8.
 28. Trevett, 170.
 29. Buckler and Beck, 220.
 30. Trevett, 158. 節錄自對議會發表的第三次斥腓力二世篇的演說。
 31. 例如，在西元前346年，腓力二世派遣大使到雅典商討和平協定，於此同時他又攻打色雷斯(Thrace)。See Worthington, *By the Spear*, 63;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75.
 32. Trevett, 8–9.
 33. Thucydides, 10–11.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典潰散逃亡之際，雅典海軍本能贏得薩拉米斯島(Salamis)的海戰(西元前480年)以及馬拉松(Marathon)的地面戰(西元前490年)，這對於希臘在波斯戰爭中的勝利是很重要的。*Ibid.*, 29.
 34.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51.
 35. Trevett, 166–167.
 36. Thucydides, 29–30.
 37. Keegan, 96.
 38.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47.
 39. *Ibid.*, 58.
 40. *Ibid.*, 53–55.
 41. Worthington, *By the Spear*, 77.
 42. Keegan, 116.
 43. *Ibid.*, 123.
 44.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82.
 45. 內訌與使迪摩西尼及全雅典分心達數十年的的希臘內部爭議，導致雅典的敗亡，也是敲響雅典獨立地位的喪鐘。See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97.
 46. Trevett, 13.
 47.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335–337. 迪摩西尼死於西元前322年，而在那時候，腓力二世已被暗殺，而他的繼任者亞力山大，也在一年內死亡。*Ibid.*, 261–271, 328.
 48. 這段評論來自於1939年7月7日Lord Wolmer；see Gilbert, 1079.
 49. Lukacs, 2.
 50. Gilbert, 1074.
 51. 這段文字來自於John “Jock” Colville，首相張伯倫及邱吉爾秘書。See William Manchester and Paul Reid, *The Last Lion: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Defender of the Realm, 1940–1965*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2), 9.
 52. Keegan, 118.
 53.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120.
 54. Mike Benitez, “Air Force in Crisis, Part III: Dear Boss, It’s All About the Culture,” *War on the Rocks*, March 15,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03/air-force-in-crisis-part-iii-dear-boss-its-allabout-the-culture/>>; Mikheil Saakashvili, “Exaggerating Vladimir Putin’s Impact in the U.S. Only Makes Him Stronger in Our Region,” *Washington Examiner*, March 14, 2018, available at <www.washingtonexaminer.com/opinion/mikheil-saakashvili-exaggeratingvladimir-putins-im-

- pact-in-the-us-only-makeshim-stronger-in-our-region>; Dominic Evans, "Syrian Frontline Town Divides NATO Allies Turkey and U.S.," Reuters, February 12, 2018.
55. 當美國在2015至2017年間增加國防預算，有些首長，例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 (Joseph Dunford) 上將主張仍然不足以因應西方國家目前面對的多重困境。陸軍參謀長密利 (Mark Milley) 上將曾警告未能針對俄羅斯、中國大陸、伊朗、北韓備戰，無異於在玩擲骰子碰運氣。See Vikram Mansharamani, "Is the Military's Unpredictable Budget Leading to a Readiness Crisis?" PBS, November 4, 2016, available at <www.pbs.org/newshour/makingsense/column-militarys-unpredictable-budget-leading-readiness-crisis/>.
56. Michael Knights, "The Evolution of Iran's Special Groups in Iraq,"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Sentinel* 3, no. 11–12 (November 2010), 12–16.
57. Rowan Scarborough, "Iran Responsible for Deaths of 500 American Service Members in Iraq,"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13, 2015, available at <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sep/13/iran-responsible-for-deaths-of-500-us-service-memb/>; Bill Roggio, "Evidence of Iran Supplying Weapons, Expertise to Iraqi Insurgents," *FDD's Long War Journal*, February 11, 2007, available at <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07/02/evidence_of_iran_sup.php>.
58. Thomas L. Friedman, "Iran and the Obama Doctrine,"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15,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5/04/06/opinion.thomas-friedman-the-obama-doctrine-and-iran-interview>.
59. Peter Baker and Eric Schmitt, "Many Missteps in Assessment of ISIS Threa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2014,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4/09/30/world/middleeast/obama-fault-is-shared-in-misjudging-of-isis-threat>; Jonathan Karl, "3 Times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 Warned About ISIS Threat," ABC News, video, 6:55, September 29, 2014, available at <www.abcnnews.com/Politics/times-obama-administration-warnedis-isis-threat/story?id=25843517>.
60. Afshon Ostovar, *Vanguard of the Imam: Religion, Politics, and 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5–38, 125.
61. Eliot Cohen, *The Big Stick: The Limits of Soft Power and the Necessity of Military For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156–160.
62. Gilad Shiloach, "Iran-Backed Militias Legalized by Iraqi Parliament," *Vocativ*, November 27, 2016, available at <www.vocativ.com/378895/iranian-backed-militias-legalized-by-iraqi-parliament/>.
63. "Iran May Seek Naval Bases in Yemen or Syria: Chief of Staff," Reuters, November 27, 2016,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n-navy-yemen-syria-idUSKBN13M08M>.
64. Joint Foreign Affairs and 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s, Michael T. Flynn, "Testimony on Iran," June 10, 2015, available at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13/20150610/103582/HHRG-114-FA13-Wstate-FlynnM-20150610.pdf>>.
65. Fred Barbash, Missy Ryan, and Thomas Gibbons-Neff, "Iran Releases Captured U.S. Navy Crew Members," with 3 videos, 1:44, 1:14, and 1:47,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3, 2016, available at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6/01/13/iran-sends-mixed-message-on-quick-release-of-u-s-navy-crews/?utm_term=.7571537c7d32>.腓力二世在奧林所斯羈押雅典戰俘; see Trevett, 11.
66. Glenn Kessler, "Flashback: Obama's Debate Zinger on Romney's '1980s' Foreign Policy," with video, 1:17,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14, available at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fact-checker/wp/2014/03/20/flashback-obamas-debate-zinger-on-romneys-1980s-foreign-policy/?utm_term=.d9869de88cbf>. See also Phil Stewart and David Alexander, "Russia Is Top U.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Gen. Dunford," Reuters, video, 11:33, July 9, 2015,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defense-general-dunsmore/russia-is-top-u-s-national-security-threat-gendunford-idUSKCN0PJ28S20150709>.
67. R. Reed Anderson et al.,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 Critical Element Often Neglected," in *Strategic Landpower and a Resurgent Russia: An Operational Approach to Deterrence*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May 2016), 143–158.
68. Alistair Horne, *Hubris: The Tragedy of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343–344.